

中国戏剧出版社

张慧

白玉霜 小白玉霜
母女唱腔选

张
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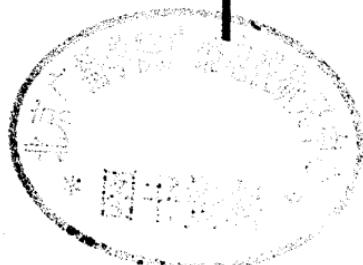
白玉霜 小白玉霜

母女唱腔选

中国戏剧出版社



5294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玉霜小白玉霜母女唱腔选 / 张慧编著。—北京：中国
戏剧出版社，1996.10

ISBN 7-104-00555-2

I. 白… II. 张… III. 评剧-唱腔 IV. J82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7940 号

白玉霜 小白玉霜母女唱腔选

张 慧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遵化市物资印刷厂 印刷

249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1.25印张 2插页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104-00555-2/J·267 定价：15.50元



白玉霜



小白玉霜

序　　言

马少波

远在三十年代，白玉霜（李桂珍，又名李慧敏）和刘翠霞、爱莲君、喜彩莲各自创造了风格迥异的演唱艺术，世称评剧“四大名旦”。我在少年时期曾有幸欣赏过她们的演出。白玉霜在评剧“四大名旦”中位居榜首，以“评剧皇后”蜚声大江南北，绝非偶然。当时评剧旦角多以高腔大嗓和嘴皮子功夫取胜，而白玉霜独辟蹊径，根据自身嗓音宽亮和低腔共鸣音深沉浑厚的优越条件，创造了缠绵婉转令人回肠荡气的新调，树立了白派唱腔的独特风格。

白玉霜的最佳传人小白玉霜（李再雯），是白玉霜的养女，自幼受白派艺术的熏陶，兼以卓越的天赋素质，纯朴聪敏、扮相秀美，嗓音醇厚，14岁即以小白玉霜的艺名开始舞台生涯，逐渐超越其母的艺术水平。新中国成立前后，她是全国地方戏曲剧种中率先排演革命现代戏的艺术家。此后十多年中主演了《九尾狐》、《千年冰河开了冻》、《小女婿》、《苦菜花》、《金沙江畔》、《李双双》、《杜十娘》、《秦香莲》等许多新戏，将评剧和白派艺术推上了新的高峰。小白玉霜，成为新白派的代表性人物和中国评剧艺术的一面鲜亮的旗帜。

当代人称白派，主要是指小白玉霜发展创造的新白派。小白玉霜的声腔艺术是她整个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乃母，而是心领神会白派唱腔的韵味和技巧，发挥自身的天赋优势和对戏情戏理的深刻理解而创造丰富、独树新帜的。她一贯主张唱腔是人物感情的语言表述，既要做到悦耳动听，又要准确地表现人物特定的性格和感情。因此，她从不采取那种过于繁复做作的大拖腔哗众取宠。她的唱工庄重大方，圆润流畅，好似幽谷之中清泉石上流，看来平淡无奇，却耐人寻味，深邃无穷。

白派是评剧中较难掌握的流派艺术，它在声乐方面，首先要求有一副中音醇厚的歌喉和炉火纯青的演唱技巧，才会在洗炼流畅的短腔中唱出情致。惜小白玉霜去世过早，传人寥寥，如此希世瑰宝，未能认真地发扬光大。张慧同志是戏曲音乐专家，对白派声腔素有研究，造诣颇深，现将白玉霜、小白玉霜的代表性唱腔汇编成集，既让读者较系统地了解评剧白派声腔艺术的发展脉络，又为后学者提供了难得的珍贵教材。这对白派演唱艺术的流传、以至评剧声腔艺术的提高，必将起到推动的作用。

1992年11月30日于北京乐耕园

目 录

序言.....	马少波 (1)
上辑 小白玉霜唱腔选	
小白玉霜小传.....	(3)
兰在幽谷亦自芳	
——小白玉霜艺术风格赞.....	(12)
谈谈小白玉霜的唱腔艺术.....	曹其敏 (20)
唱腔选段	
秦香莲 闻 宫 (一)	(27)
闻 宫 (二)	(33)
琵琶词.....	(34)
杀 庙.....	(41)
大 堂.....	(43)
见皇姑.....	(46)
铡 美.....	(49)
杜十娘 李郎不必心伤感.....	(51)
三更三点夜静更深.....	(56)
望枫林红似火.....	(66)
为什么回舟来更添愁烦.....	(69)
闻听此言大吃一惊.....	(73)
阵阵寒风透骨恶梦方回.....	(78)

DM 42/24

	强忍眼泪心似箭穿	(81)
闹严府	阳春三月好风光	(87)
	实指望新婚燕尔夫妻相敬	(90)
	我虽是严家女	(91)
	千斤重担由我挑	(93)
	官人他过府拜寿未回程	(96)
	不如进府问明白	(102)
	兰贞女怒气发	(104)
	见官人又是喜来又是恨	(106)
于公案	我闻听爹爹言讲一遍	(108)
	世界上的人	(111)
王少安赶船	天气过午日没黄昏	(115)
	满面含羞启朱唇	(119)
珍珠衫	满斟酒敬老爷双手奉请	(125)
劝爱宝	到此院并无有别事	(128)
马寡妇开店	一句话问到我的伤心之处	(143)
	含羞忍辱再说几句话	(147)
朱痕记	心乱如麻思想官人	(151)
	劝婆婆不必过于伤心	(154)
	家住在山东石户小县	(158)
玉堂春	听说是要起解一阵心酸	(163)
	玉堂春起解泪纷纷	(165)
桃花庵	手扶栏杆愁心中	(170)
	见公子不由我思虑千万	(174)
	一见灵枢跪在了地	(179)
临江驿	听谯楼打罢了一更时分	(183)

	谯楼上打罢了三更鼓尽	(186)
锯碗丁	闻听此言站起身	(190)
	未开言不由人泪汪汪	(193)
	玲儿我暗呻吟不能放声哭	(196)
搬 窑	离家不觉有数年	(201)
小借年	鞭炮连声响天不旱	(205)
	都愿意早日会佳期	(207)
穆桂英挂帅	桂英我十年前未曾离鞍马	(210)
打狗劝夫	果然是人得喜事精神爽	(214)
	我闻听二弟言讲一遍	(219)
	劝罢一个又一个	(227)
母女恨	莫要哭	(232)
九尾狐	青天蓝天月白天	(235)
小女婿	鸟入林	(238)
	妇女主任对我亲谈	(241)
罗汉钱	拾钱	(247)
	相亲	(255)
	还钱 (一)	(259)
	还钱 (二)	(261)
苦菜花	菜根虽苦花儿香	(264)
家	洞房中进来了一个人	(271)
	草房中一盏孤灯光儿小	(278)
金沙江畔	好一个美丽的藏族姑娘	(282)
	恨白匪行阴谋	(285)
	困难困难是困难	(288)
	烈日高悬万重山	(290)

李双双	话可不能这样讲	(297)
	下辑	白玉霜唱腔选	
白玉霜小传	(307)	
唱腔选段			
双蝴蝶	未曾提笔泪满腮	(312)
小姑贤	素花女正在绣房做针黹	(316)
珍珠汗衫	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	(324)
玉堂春	玉堂春发配泪纷纷	(328)
	这场官司未拷问	(331)
回龙传	闻听此言心如刀扎	(335)
	手拉姣儿滚下泪珠	(337)
李香莲卖画	咬银牙错玉齿恨骂强人	(341)
	有正月和二月	(343)
情天恨海	忽听谯楼二更锣	(348)
	闻听伯和他把话明	(350)
后记	(354)	

上　　辑

小白玉霜唱腔选



小白玉霜小传

小白玉霜祖籍山东，原姓氏不详。根据她自己说是属狗的，推算她该生于1922年，5岁左右被人贩子转卖给莲花落艺人李景春（艺名粉莲花）的遗孀李卞氏，乳名福子。李卞氏就是后来成为三十年代评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白玉霜的养母。福子幼年时由李景春的母亲抚养，住在北京前门外的贫民区。十一二岁到白玉霜跟前，随戏班流动各地，起名李再雯。名义上算是白玉霜的养女，实际上不过是个贴身侍婢。长期受评剧艺术的熏染，再雯爱上了评剧，同时，她从白玉霜和其他女艺人的不幸遭遇中，看到了自己最好的前途就是学戏卖艺。因为她们戏唱不红就得兼操贱业，甚至改操贱业。于是她暗下决心，一定要继承白派衣钵。按说再雯守在白玉霜身边，学戏该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然而，再雯万想不到白玉霜竟不肯传艺。对于这一点，再雯并不怨恨白玉霜，因为她知道白玉霜当时虽然已是为剧种创立了一个新流派的评剧大家，她个人却没有自由，没有欢乐，而只是养母李卞氏手里的一棵摇钱树，一匹永不卸套的马，被拴在舞台上没日没夜地卖命挣钱。她没有心思也没有余力教戏。由于白玉霜的血汗还没榨干，李卞氏不愿公开违拗“角儿”的意思，所以虽然她很愿意再雯学本事，却正面支持。这样一来，再雯被逼得明学不成，只能暗偷，靠着看戏“捋叶子”。后来，还是一位心地厚道的老艺人怕再雯没人指

点学走了样子，将来不好收拾。于是冒着得罪“角儿”的风险，主动出来给再雯“开坯子”，这个人就是老艺人李文祉，艺名珍珠花。再雯一见有人肯教她，恨不得一下就把白玉霜的活儿一古脑儿学到手，但是珍珠花却只教她一些里子（配角）活儿，让她学唱诸如《珍珠衫》里平氏或《桃花庵》里窦氏的唱段。珍珠花是李家班的老人，对白玉霜和李卞氏的为人十分了解，对李家班乃至整个评剧行里七拐八歪的圈圈套套看得很透。他是为了避免白玉霜怀疑再雯与她争台，不得已才这样安排。再雯慢慢也悟出了其中的奥秘，驯服地按照珍珠花划的道儿走，也就是说“绕路学艺”。这事逐渐得到白玉霜认可，不久再雯就能上台打点零杂，可是直到她能唱帽儿戏或给白玉霜打里子唱配角的时候，水牌、海报上从没有见过再雯的名字，她一直是李家班里的无名小辈。

再雯成名不同于一般名角，她不是一步步闯出来的，而是临时“抓”出来的，逼出来的。那是1937年初的春节，正在上海红得发紫的白玉霜突然逃婚出走，戏班困在上海。为了摆脱困境，李卞氏硬抓再雯给白玉霜“顶坑儿”，站到舞台中间，挑梁唱起了主角。不知内情的人哪里知道，就在报纸上登出大字广告，满街海报亮出了小白玉霜旗号的时候，再雯才只会《马寡妇开店》、《玉堂春》两出大戏和《王少安赶船》里“投镯追舟”一折戏。当年上海剧场的习惯是每天日夜两场，场场换戏码，短期内不能演回头戏。再雯被逼着现趸现卖，头天学戏，次日演出，每天生吞两出大戏，不管夜戏散场多晚，天不亮就得起床。首先由珍珠花把日夜两场戏的主要唱段顺一遍，紧接着由鼓师龚万才和琴师焦景俊给上弦“挂钩”，然后大伙聚齐走台。幸好李家班有个好传统，每个戏都有准词准路子。再雯

对白玉霜的唱腔和表演进行过潜心模仿和琢磨，再加上李家班的老一辈师父安冠英、单宝峰、李桂琴等人的毫无保留地传授指点，被逼到悬崖边上的再雯居然就这样撑持下来。因为她知道如果她演不了，架不住，她将被卖在上海这外乡异地，前途将更加悲惨。因此她几乎是豁出命来学戏演戏，她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流泪，像个上足了弦的机器人一样，身不由己地转啊转……说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满15周岁的李再雯就这样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学会了四十多出大戏，在台上从没出过差错。她是聪颖的，李家班的老同仁是善良而富有艺术责任心的，再雯虽然是“钻锅”应急，这几十出戏却是学得十分扎实的。可以说她在此时就将白派的代表剧目拿到手里，后来经过不断加工雕琢，这些戏就成了她的看家戏。

再雯初试锋芒，效果虽然颇为不错，但这并没能改变她在李家班的地位。她随班回到天津之后，白玉霜被李卞氏胁迫重新出山，但营业情况不佳，其主因是京、津、华北相续失陷，百业萧条，娱乐界岂能幸免。但是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白玉霜心理有些变态，她竟把这一切归罪于再雯，认为是小白玉霜遮了老白玉霜的光彩，对再雯动辄打骂，打完自己又伤心地哭泣。再雯理解妈妈，她似乎看见了那歇斯底里的哭闹声中包藏着的破碎的心。她担心妈妈会发疯，所以任凭白玉霜如何待她，她都默默地忍受着。但是该如何唱戏呢？她太为难了。直到白玉霜的名字重放异彩，剧场上座情况恢复到满坑满谷的时候，再雯也没能找到艺术上的出路，唱好唱坏都要遭斥责。唱好了白玉霜会骂她卖风流，夺戏抢台；唱得不好又会挨白玉霜的巴掌，因为白玉霜对艺术的要求从来不放松，不允许在台上不卖力或敷衍了事。有时她甚至会揪住再雯的头发，吼叫：“干嘛！跟

老娘开搅啊，不想唱戏找地方凉快凉快去！”再雯实在是进退两难，一度挑大梁唱主角的姑娘居然不知道怎样开口唱戏，抬手动脚都找不着“范儿”了。再雯多么希望有人给她出个主意指条路啊！然而现在能帮她的实在太少了，在艺术上给她教益最多的两个人已经不在了。珍珠花在戏班北返之后就告老还乡，离开了李家班，是否还在世，已不知道。安冠英——这位对老、小两代白玉霜的成长做出重大贡献的小生则因遭歹人暗算，被镪水伤了头顶，于1938年悲惨地死去了。单宝峰忙于事务，他很难抽出时间定下心来和再雯钻研艺术。再雯艺术上领路无人，但又得在艺术这条坎坷的道路上走下去，只有咬牙自己摸索。要在白玉霜眼皮底下唱戏，她必须寻找一条新的路子。于是再雯在演出的空隙中，想方设法观摩各种演出，不仅是看评戏，京剧、梆子、曲艺、杂耍，只要有机会她都去看。她还抓住陪白玉霜外出应酬或接待来访的机会，认真听取别人的艺术经验。当她得知程砚秋先生在声音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创立了程派唱腔艺术的时候，受到很大启发，她认识到自己既要高擎白派的旗帜，又必须和白玉霜的演唱有区别。她认真分析了自己和白玉霜声音素质的异同，肯定了自己没有白玉霜嗓音宽亮，底气没有白玉霜足，但在“膛音”和发音厚实这关键条件上是相似的。她紧紧抓住这一点，努力发挥白玉霜咬字狠、字音准的长处，使自己的演唱吐字清楚而又打远。但是她却不能像白玉霜那样放开喉咙唱，因为那样会“响堂”，“响堂”就容易要好得掌声，那会招致白玉霜吃“戏醋”。她必须悠着劲儿来，使暗劲，要以情感人，不亮嗓子。她尝试着提着气唱，既用丹田气，又不让声音完全打出去，而是让声音保持不炸不喊，又能送远，形成另一功劲儿。同时再雯注意口形的掌